



王一鸣

看戏

样板唱词如今听起来，不觉格外讽刺么，多少“党员”现实里已猛于虎狼，戏里却依然被供着、敬着、爱着。

上周末连看两晚京剧演出，难得能在新加坡观赏到中国戏曲名家孟广禄的表演，于是，第一晚现代京剧、另一晚传统京剧，我看了完整两场！

孟广禄上次1994年来大型演出时，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更难能可贵的是身为“裘派花脸”名角儿的他，演多了包拯、丁宝桢、徐延昭等忠良侠义的正面人物，竟“反串”一段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草包匪军司令胡传魁，已是极有趣味的演绎，大概也只有当晚到场的观众有这般稀奇耳福。而说到反串，第二晚发生一个小插曲，孟广禄在台上等着开口，剧院的大字幕却打出：《苏三离了洪洞县》，我纳闷：“孟老板是要反串一把玉堂春么？知道他会唱老生、会唱京剧大鼓，没听说过他会唱旦角啊。”我暂且先鼓着掌欢笑着迎，倒是担任指挥的叶聪也注意到字幕有误，回身对观众说：“对不起，下一首是《赵氏孤儿》。”

话说第一晚的现代京剧唱段，我发现包括《沙家浜》的《智斗》、《杜鹃山》的《家住安源》、《智取威虎山》的《迎春色换人间》、《红灯记》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奇袭白虎团》的《趁夜晚》在内，就算不看词，我也能从头到尾跟着唱出来！我自己都好生惊讶，从不专门听，更未有心学，怎么平白无故会这么多现代京剧的段子？烂熟于心、张口即来，只能说得益于“平时的积累”，童年真没少接触，电视里、广播中、晚会上，净听了所谓的现代京剧，没化为耳边风，反在心底打了结。

其实我用“现代京剧”来称《沙家浜》这类剧目并不精确，尽管相比《空城计》《贵妃醉酒》《战长沙》等等最为经典最为传统的剧目，《沙家浜》的诞生年代和演绎方式是“现代”的，但更靠谱的说法是“革命现代京剧”，或“样板戏”——1967至1976年间，由中国政府认定的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定稿，主要反映当时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的舞台艺术作品。

我儿时不在乎什么是样板戏，虽分清甲襖裙梳髻髻的古装扮相和李铁梅一身红棉袄一根大辫子的时代区别，起初却一直误以为样板戏的“样板”是一种板状乐器，长大了才晓得这“样板”，原是定式、范本、代表、标杆的意思，此戏得举为“样板”，来编、演、看、赞。

样板戏文革时被视为与“旧文艺”决裂的产物，强调开创“文艺新纪元”的意义，被纳入“样板”制作过程的京剧剧目，是具特定思想构筑、艺术形态和政治功用的。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一篇《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文中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如工农兵



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角色形象。

定共产党把虎狼斩，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从此我跟着样板唱词如今听起来，不觉格外讽刺么，多少“党员”现实里已猛于虎狼，戏里却依然被供着、敬着、爱着。颇后悔自己尚未熏陶至“随残”，因此只能把名家的唱腔音韵和乐师的胡鼓琴艺与耳相听，断然无法入戏动情。

记得巴金晚年在杂文集《随想录》里道，一听到样板戏就顿感毛骨悚然，样板戏烙下的火印产生了一个个噩梦。全因他文革中以“牛鬼”之身，被“造反派”逼学样板戏当荒谬惩罚。

不过，样板戏作为文艺形式的一种，确有其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当年的样板戏创作，集中了最优秀的艺术人才，体现了编、导、演、奏、舞各领域的最高成就；亦有观点认为样板戏“以绝对的技术高度来弥补艺术上的背离”，使得大众能获得京剧的享受，这值得现在的戏曲人研究发扬。无论如何，样板戏的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都无甚过失，恶的是把持并操纵艺术，将艺术作为工具，阴谋弄政、捞取资本的人。

传统京剧之夜的压轴是孟广禄与田平合作的折子戏《赤桑镇》，听得我血脉贲张！包拯斩贪赃侄儿包勉，对嫂嫂陈情：“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责已宽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小包勉犯王法岂能轻放，弟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嫂。”当晚台下若有“党员”“官员”，可真该听好了啊！